

革命軍

鄒容著

革 命 軍

鄒 容 著



中 華 書 局

革 命 軍

鄧 容 著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·1 5/8 印張·1 插頁·26,000 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00 定價：(7) 0.22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·89 58.9. 沪型



鄒容遺影一



鄒容遺影二

(1906年冬攝於日本東京)

出版說明

本書作者鄒容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代表人物之一。当二十世紀初，康有为改良主义的“君主立宪”，正在为清王朝挽回其没落的命运的时候，鄒容和章炳麟就倡导民族主义革命起而对抗。这本《革命軍》，就是鄒容吹起的革命号角。它揭露了清王朝統治中国二百六十年中，对广大中国人民殘酷的黑暗統治，列举了它对中国人民种种不平等待遇的事实。因而他大声疾呼中国必需革命。他認為中国人民欲摆脱外族的統治，中国要独立，并与世界列强并雄长存于二十世紀新世界上，都不可不革命。他不但要推翻清王朝統治，并且反对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。作者受卢梭的《民約論》和孟德斯鳩的“万法精理”等思想的影响，因而醉心当时欧、美資本主义的民主政体。他对革命后的中国政体，也作了具体的擘划（見本書第六章）。同时他主張的男女一律平等，人人享有言論、思想、出版的自由权利等新的思想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国，是开风气之先的。

本書在当时被認為最激烈的言論，因而遭受到清朝統治者和它的忠順奴隶們的仇視，用了千方百計，嗾使帝国主义侵略工具——上海工部局逮捕了作者，判刑二年。作者終于为了革命事业向人民貢獻了寶貴的生命。据本書附录中，章炳麟：《贈大將軍鄒君墓表》：“君既卒，所著《革命軍》因大行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，远道不能致者，或以白金十两購之，置籠中，杂衣履糞餅以入，清

关邸不能禁。”可見本書在当时对人民影响之大和人民傾向革命之深。因而对后来的辛亥革命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們今天讀到這本書，还觉得它生气勃勃，足使頑懦奋身，作者的革命精神，是值得我們学习的。

本書对当时中国的民主革命，虽有相当大的贡献，但不容諱言，其中有些論点，因为时代的关系，还是有其局限性的。例如：作者对曾(国藩)左(宗棠)李(鴻章)消灭太平天国，虽認為他們是清朝的忠順奴隶，但又認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，“使滿洲人入主中国”，因而竟和曾、左、李相提并論，虽然字里行間对李自成尙有怨詞，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，对事实也是歪曲的。又如作者对列强的宰割中国，也曾主張“扫蕩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”，但对同时义和团农民的反帝侵略运动，又不肯承認它的正义性，可見他对于人民的力量和行动，都还不能有正确的看法。

此外，作者写作本書的主要目的，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，因而就不可避免涉及对种族的攻击，所以很多地方是偏激的，甚至有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很恰当的詞句，但我們体会到作者当时革命的心情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作者是一个青年革命家，十九岁就献身革命。他的历史，已見附录中章炳麟《贈大將軍鄒君墓表》，这里就不作重复的介紹了。

最后，附带說明一下，作者殉身革命之后，章炳麟曾为作者撰有《鄒容傳》和《贈大將軍鄒君墓表》两文，文字大部分相同，仅后者較前者稍有增損。因此，我們就采取了后者作为本書的附录。使讀者对这位青年的革命斗士有一个概括的認識。

中华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八月

革命軍序

蜀鄒容为《革命軍》方二万言，示余曰：“欲以立懦夫，定民志，故辞多恣肆，无所回避，然得无恶其不文耶？”余曰：凡事之败，在有其唱者，而莫与为和，其攻击者，且千百辈；故仇敌之空言，足以堕吾实事。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，宰割之酷，詐暴之工，人人所身受，当无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，尚有吕留良、曾靜、齐周华等，持正义以振聾俗，自尔遂寂泊无所聞。吾观洪氏之举义师，起而与之为敌者，曾、李則柔煦小人；左宗棠喜功名，乐战事，徒欲为人策使；顧不問其臆非枉直，斯固无足論者。乃如罗、彭、邵、刘之倫，皆篤行有道士也，其所操持，不洛閩而金谿余姚。衡阳之黃書，日在几閣，孝弟之行，华戎之辨，仇国之痛，作乱犯上之戒，宜一切习聞之，卒其行事，乃相謬戾如彼。材者張其角牙以复宗国，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，乐文采者，則相与鼓吹之，无佗，悖德逆倫，并为一談，牢不可破，故虽有衡阳之書，而視之若无見也。然則洪氏之敗，不尽由計画失所，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！今者风俗臭味，少变更矣。然其痛心疾首，懇懇必以逐滿为

职志者，慮不數人；數人者，文墨議論，又往往務為溫藉，不欲以跳跟搏躍言之，雖余亦不免是也。嗟乎！世皆嚚昧而不知話言，主文諷切，勿為動容，不震以雷霆之聲，其能化者幾何。異時義師再舉，其必墮于眾口之不俚，既可知矣。今容為是書，一以叫吽恣言，發其慚恚，雖嚚昧若羅、彭諸子，誦之猶當流汗祇悔，以是為義師先聲，庶凡民無異志，而材士亦知所返乎！若夫屠沽負販之徒，利其徑直易知，而能恢發知識，則其所化遠矣。藉非不文，何以致是也。抑吾聞之：同族相代，謂之革命；異族攘竊，謂之滅亡；改制同族，謂之革命；驅除異族，謂之光復。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，所當謀者，光復也，非革命云爾。容之署斯名，何哉？諒以其所規畫，不驅除異族而已，雖政、教、學術、禮俗、材性猶有當革者焉。故大言之曰“革命”也。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，余杭章炳麟序。

革命軍自序

不文之生，居于蜀十有六年；以辛丑出揚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經年。录达人名家言，印于脑中者，及思想間所不平者，列为編次，以报我同胞，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者歟？虽然，中国人，奴隶也。奴隶无自由，无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，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，我父母之恩。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，其有責我为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計。吾但信卢騷、华盛顿、威曼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哂曰：“孺子有知，吾道其东！”吾但信郑成功、張煌言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：“后起有人，吾其瞑目！”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，吾言、吾心不自己。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，岁次癸卯三月日，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革命軍序 | 章炳麟 | 2 |
| 革命軍自序 | | 4 |
| 革命軍 | | |
| 第一章 緒論 | | 1 |
|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| | 4 |
|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| | 21 |
| 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种 | | 24 |
|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| | 29 |
| 第六章 革命独立之大义 | | 33 |
| 第七章 結論 | | 36 |
| 附 录 | | |
| 逐滿歌 | | 38 |
| 革命歌 | | 39 |
|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| 章炳麟 | 41 |
| 鄒容画像贊 | 章炳麟 | 43 |
| 獄中贈鄒容 | 章炳麟 | 44 |

革 命 軍

第一章 緒 論

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，脫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，誅絕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种，洗尽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耻辱，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，黃帝子孙皆华盛頓，則有起死回生，还命返魄，出十八层地獄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郁郁勃勃，莽莽蒼蒼，至尊极高，独一无二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，曰“革命”。巍巍哉！革命也！皇皇哉！革命也！

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崑崙，游揚子江上下，溯黃河，豎独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鐘，呼天吁地，破頹裂喉，以鳴于我同胞前曰：嗚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，我中国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紀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、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壯年、少年、幼年、无量男女，其有言

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。吾今大声疾呼，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；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；革命者，爭存爭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；革命者，順乎天而应乎人者也；革命者，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；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；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想也，百千万人，百千万思想也，亿兆京垓人，亿兆京垓思想也；人人虽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。居处也，飲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潜默运，盘旋于胸中，角触于脑中；而辨别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，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識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此犹指事物而言之也。試放眼縱观，上下古今，宗教道德，政治学术，一視一諦之微物，皆莫不数經革命之掬攙；过昨日，历今日，以象現現象于此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。虽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，为世界应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，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。牺牲个人，以利天下，牺牲貴族，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风潮所播及，亦相与附流合汇，以同归于大洋。大怪物哉！革命也。大宝物哉！革

命也。吾今日聞之，猶口流涎而心痒痒。吾是以于我祖国中，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，指点二千余万方里之地图，問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，嗚呼！何不一遇也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吾因之而有感矣，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統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內，私其國，奴其民，為專制政體，多援符瑞不經之說，愚弄黔首，矯誣天命，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，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，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眾。此自秦以來，所以狐鳴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誅，魏氏當塗，黠盜奸雄，覬覦神器者，史不絕書。於是石勒、成吉思汗等，類以游牧腥羶之胡兒，亦得乘機竊命，君臨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種。嗚呼！革命！殺人放火者，出于是也！嗚呼！革命！自由平等者，亦出于是也！

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蛮革命，而不一伸頭于天下也；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，任人掬拋之天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、文明之革命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、孟德斯鳩萬法精理、彌勒約翰自由之理、法國革命史、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？！

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，為起死回生之靈藥，返魄還魂之寶方，金丹換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

基于是。我祖国今日病矣，死矣，岂不欲食灵药、投宝方而生乎？若其欲之，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。不宁惟是，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，小儿拿破仑于后，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。嗟呼！嗟乎！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。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时也，此其时也。此吾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与同胞共勉，共勗，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。苟不欲之，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，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。

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！革命！我四万万同胞，今日为何而革命？吾先叫绝曰：

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国最不平、伤心惨目之事，莫过于戴狼子野心、游牧贱族、贼满洲人而为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贵，摇尾乞怜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浓浸于其下，不知自耻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无主性！哀哉！我同胞无国性！哀哉！我同胞无种性！无自立之性！近世革新家、热心家常号于众曰：中国不急急改革，则将蹈印度后尘，波兰后尘，埃及后尘，于是印度、波兰之活剧，将再演于神州等词，腾跃纸上。邹容曰：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歟？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歟？不知吾已

为波兰、印度于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。而犹曰，“将为也”。何故？請与我同胞一解之。将謂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賊滿人，賊滿人又为波兰、印度于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国乎？苟如是也，則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，而不愿为此間接亡国之民。何也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，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。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，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。嗚呼！明崇禎皇帝殉国，“任賊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”之一日，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，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紀念日也！

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，愚頑人服从聪明人之理，使賊滿洲人而多数也，則仅五百万人，尙不及一州县之众；使賊滿洲人而聪明也，則有目不識丁之亲王大臣，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，三百年中，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，要皆为吾教化所陶鎔。

一国之政治机关，一国之人共司之。苟不能司政治机关，参与行政权者，不得謂之国民，此世界之公理，万国所同然也。今試游华盛顿、巴黎、倫敦之市，执途人而問之曰：“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歟？抑异族歟？”必答曰：“同胞，同胞，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。”又問之曰：“汝国人有参預行政权否？”必答曰：“国者，积人而成者也，吾亦国人之分子，故国事为已事，吾应得参預焉。”乃轉詰我同胞，何一一与之大相对也耶？謹就賊滿人

待我同胞之政策，为同胞述之。

滿洲人之在中国，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，而其官于朝野者，則以一最小部分，敌十八行省而有余。今試以京官滿汉缺額观之，自大学士、尙書、侍郎、滿汉二缺平列外，如內閣衙門，則滿學士六，汉學士四，滿蒙侍讀學士六，汉軍汉侍讀學士二，滿侍讀十二，汉侍讀二，滿蒙中書九十四，汉中書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門，則滿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約四百名，吏部三十余，戶部百余，禮部三十余，兵部四十余，刑部七十余，工部八十余，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滿人，无一汉人。而汉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不过一百六十二名。每季摺紳录中，于职官总目下，只标出汉郎中、員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渾滿缺于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。是六部滿缺司員，几視汉缺司員而三倍（笔帖式尙不在此数）。而各省府道实缺，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，何怪滿人之为道府者，布滿国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門，則自尙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，无一汉人錯其間（理藩之事，惟滿人能为之，咄咄怪事！）。其余掌院學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祿寺、鴻臚等，国子監、鑾儀卫諸衙門缺額，未暇細数。要之皆滿缺多于汉缺，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汉視滿，不啻霄壤云泥之別焉。故常有滿汉人同官、同年、同署，汉人則积滯数十載，不得迁轉，滿人則俄而侍郎，俄而尙書，俄而大学士矣。縱曰，滿洲王气所鍾，如汉之沛，